岑敖暉 Lester
荃灣區議員、前學聯副秘書長 網誌

社運 週六 2020-05-09 岑敖暉 Lester

周梓樂被香港警察謀殺身亡，半年





2019年11月4日，為了保護警畜徐岸暘的婚宴，大批警渣大舉出動。深夜，一名青年從尚德停車場離奇墮下，當救護車接報到場後，警渣以封路為由，拒絕救護車入內對重傷青年進行救援。最後事發逾廿分鐘，才有救護員成功到達現場。

2019年11月8日，半年前的今日，周梓樂同學經數日搶救無效後去世，享年二十二歲。

事後，香港警渣不但否認有阻礙救援，同時否認事發時停車場有警渣存在，惟其謊言被一連串證據推翻。創傷科專家亦指出，周同學「右邊盆骨的髂骨翼骨折，內髂動脈撕裂，估計盆骨傷勢是從側邊受壓（lateral compression）引致；而手腳沒明顯傷患，也沒有被子彈射中或被棍打過的傷痕」，估計「墮樓前已失知覺」。

半年過去，案件沒有半點進展，因為兇手正是香港警察，他們當然不會面對。

我知道，很多證據都已經被毀滅，真相可能永遠沒有水落石出的一日。

不知道從公開的資料中夠不夠說服大家，但我是確信，周梓樂是被香港警渣所謀殺的。

從那天開始，我們的口號由「香港人加油」、「香港人反抗」，變為「香港人，報仇」。香港警察親手殺害了我們的手足，制度不彰，公義不顯，報仇是理所當然。

「香港人報仇」其實是好高規格的口號，也不能只是流於口號，因為牠們是切實地殺害了我們親友的



口號，因為牠們是切實地殺害了我們親友的仇人。

自此之後，有些手足向著更高規格的裝備發展，有槍有炸彈。每次有警渣說發現爆炸品或在邊位邊位手足身上搜到有槍，直播中的網媒底下，總會有堆人留言說「插贓嫁禍」、「自編自導自演」之類，其實我每次都想說：他們是真手足黎，也不全部是警渣在做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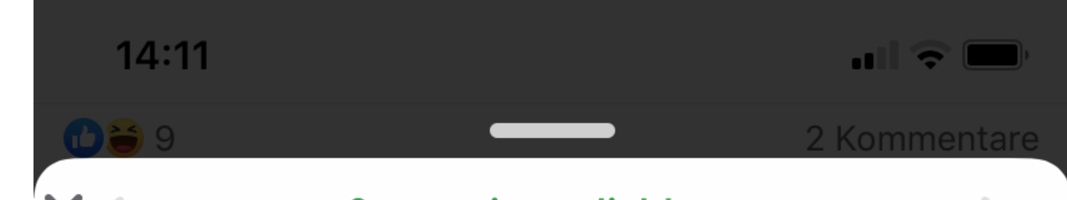
過去數月的探監經歷中，其實探的有堆手足都是同槍或炸彈有關，他們經常笑言：「預左割啦，我咁癲」。其實我一路都想講，如果佢地真係做左，行埋未行到果步，其實一定唔會割，至少我一定唔會割。

自從周梓樂那夜，香港人要報仇，是一個實在的任務來。香港警畜是實實在在地謀殺了我們一位手足。或許是多位。

如果香港人報仇，不再是口號，而是真的有手足做了，一定不割。

當然，發生了之後，事態會怎樣發展，其實無人會知，可能會更差，可能立即新彊化，但也沒法子，也完全想不到確實的原因去阻止：香港是無可避免地朝著新彊式的一國一制前行，差別、有變數的只是過程會是如何而已。無理由會把罪名怪罪落真的落實「香港人報仇」的手足頭上。

同理，其實立會過半的話，我敢肯定其實結局必然會更差、香港的下場必然會更糟糕，所謂過半會更好，一定是在說謊：北京的報復必定來得更快更直接，一國一制一定是加速前進。



一國一制一定是加速前進。

咁係咪因為要避免局勢即時惡化唔做、唔爭取35+？

對我來說，周同學被殺之後，很多事情都已經失去回頭的空間。也不是時間可以解決，半年過去，傷痛依然。



反送中 警察 周梓樂

12則回應

排序方式： 熱門